大學圖書館
12 卷 2 期（民國 97 年 9 月） 頁 171-190

臺灣大學石原文庫所藏印譜述略：石原幸作及其印譜收藏

Brief Introduction to Sigillary Prints in the Ishihara Library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shihara Saku and His Sigillary Prints Collection

李中然 **Chung-Jan Lee**
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碩士生
Graduate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Documentation, Tamkang University
E-mail: 694280099@s94.tku.edu.tw

【摘　要】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石原文庫」所藏，是日人石原幸作的舊藏。石原幸作為日治時期臺灣日日新報社負責人，也是當時知名的金石篆刻家及古物收藏家，藏書以印譜、書法碑帖、畫帖及硯譜為主，其中以印譜佔總數之近半為最大宗。石原幸作逝世後，他的藏書由臺北帝國大學預科所存藏。臺灣光復後，臺灣大學接收原臺北帝國大學藏書，使石原文庫成為臺灣大學圖書館的重要館藏之一。石原文庫所典藏的印譜大致上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為石原幸作所收藏之印譜、一為印友專譜及印友結社之集刻印譜、一為石原幸作之個人印譜，而這些印譜相當程度的反應了日治時期的篆刻活動概況。就現存之日治時期臺灣篆刻文獻極為短缺的情形來看，石原文庫是研究該時期篆刻活動相當重要的第一手資料。

【Abstract】

The Ishihara Library at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s a collection formerly belonging to Ishihara Saku, a Japanese in charge of Taiwan Daily New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Period, and a renowned seal-cutting artist and antique collector. Approximately half of his collection consists of sigillary prints, with rubbings of calligraphy copybooks, Chinese paintings copybooks, and inkstone prints making up the rest. After Ishihara Saku passed away, his collection was preserved by the Preparatory School of the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and later taken over by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fter Taiwan's Retrocession, becoming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reasures of th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university library. Basically, sigillary prints in the Ishihara Librar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sigillary prints collected by Ishihara Saku, original prints by fellow seal-cutting artists and collective sigillary prints by members of seal-cutting societies, and sigillary prints by Ishihara Saku himself. These sigillary prints, to a certain degree, reflect the overall status of seal-engraving activitie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Period, making the Ishihara Library a critical first-hand information source for related research, particularly in light of the serious lack of documentation available.

關 鍵 詞：石原文庫；石原幸作；石原西涯；篆刻；印譜
Keywords : Ishihara collection; Ishihara Saku; Ishihara Seigai; Seal-cutting; Sigillary prints

壹、前言

石原文庫為臺灣大學圖書館的幾個主要文庫之一，該文庫收藏了日治時期臺灣地區篆刻活動的重要文獻，原為日人石原幸作之藏書，約有二百三十餘種，一千餘冊，以近代中日印譜、書法碑帖、畫譜及硯譜等收藏為主。文庫中印譜約有八十九部、八十六種，凡四百二十九冊，佔藏書量之近半，其中亦包含石原幸作之個人印譜。

該文庫原存藏於士林芝山巖之臺北帝國大學預科，臺灣光復後，臺灣大學接收臺北帝國大學預科，並改預科為先修班，不久，先修班廢止，預科所遺留的藏書則移存至臺灣大學總圖，至此石原文庫成為臺灣大學圖書館之館藏。由於石原文庫資料內容之特殊，於民國84年（1995）移存特藏組珍藏。（註1）

石原氏的藏書究竟於何時入藏臺北帝國大學預科，今日已不得而知，然筆者以為入藏時間應該在昭和十三年（1938）以後。石原幸作卒於昭和十三年（1938）三月十二日，其收藏品於翌年（1939）四月廿二、廿三日兩天，由趣味同人會負責，於臺灣日日新報社三樓講堂舉辦特展，並於現場進行拍賣，雖然拍賣的物品中並不包含藏書，但其藏書很可能就是在這段期間捐與臺北帝國大學預科，或由臺北帝國大學預科購入。

就目前對於臺灣篆刻史的研究而言，日治時期的臺灣篆刻史料有嚴重短缺的情形，造成短缺的原因，或許是當時臺灣地區的篆刻社團多由日人所組成，而這些日本人在臺灣光復後皆紛紛返國，致使臺灣光復至國民政府來臺前的四年間，成為了篆刻發展

的空窗期。又今日的臺灣篆刻，大多是受到民國三十八年以後的渡臺印人所影響，日治時期的篆刻發展狀況及遺留的文獻資料，自然就容易受到忽略。基於種種因素，使得該時期成為臺灣篆刻史上的一頁空白。從前人的著述來看，如：王北岳先生《四十年來台灣地區美術發展研究之四－篆刻研究研究報告》及梁乃予先生《意古樓印課》，其中對於日治時期臺灣地區篆刻情形的描述皆寥寥可數，之所以造成這樣的情形，追根究底都是因為史料不足所導致的結果，正如仲尼所謂：「文獻不足故也。」而石原文庫所典藏的這批印譜，保留了日治時期臺灣篆刻發展的第一手資料，恰巧為這段時期的臺灣篆刻史彌補了空白，是研究日治時期臺灣地區篆刻發展情形所不可或缺的珍貴材料。

貳、石原幸作生平述略

臺灣大學石原文庫的主要特色，在於其保存了為數頗豐的印譜，而這些印譜記錄了日治時期臺灣地區的篆刻發展，是目前研究該時期篆刻史最有利的材料。筆者認為，若欲以石原文庫的典藏來一窺當時的篆刻發展狀況的話，首先必須先對石原幸作有一定的認識，藉由他的生平事蹟，進而掌握他的交遊狀況及當時印人的結社情形。

在現存的文獻資料中，對石原幸作的敘述並不多，只知石原氏為日治時期的在臺日人，善篆刻，而對其生平多是一知半解。對於石原氏生平的描述，後人大多引用王北岳先生之《四十年臺灣地區美術發展研究之四－篆刻研究之研究報告》中的一段話：「**在臺北尚有石原西涯，任教帝大（現台大），名其室曰「百硯千章齋」，收藏石硯、印譜、印石甚夥。並在臺北組織「拾逸印集」，互出名人刻石研究，並集刻蘇東坡前後赤壁賦，於報上發表。**」（註2）就目前的篆刻或美術相關出版品中，對石原氏的描述大多僅止如此而已，至於其生卒年及確切的在臺期間，都未能有詳細的說明。

根據石原氏曾任教於臺北帝國大學這條線索，筆者翻閱了《臺北帝國大學一覽》中的〈教職員名錄〉，其間未見石原名氏，或筆者所見不全，或石原氏為兼任教師而未載於名錄，詳細原因不得而知。其後，筆者又根據石原文庫所典藏之《集古酉會記念華名冊》，其中刊有石原幸作簡介，內容如下：（註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 東京市小石川
二 臺北市兒玉町四丁目一番地
三 臺灣日々新報社常任監査役　　石 原　幸 作
四 趣味方面ニテハ支那硯及印材　　明治五年四月十日生
五 支那古硯同印材
六 西涯

凡例：「一御出生地，二現在御住所，三御職業（御退隠の方は元の御職業），四御研究の事項（その代表的のものを二三），五御蒐集（その主なるもの二三），六御本姓名乘御雅號に御氏名。」

其中第四、五、六項內容，均與前人著述中之石原西涯相符。又該名冊為石原氏之舊藏，則名冊中所刊之石原幸作簡介，應為石原文庫藏書之原藏者無疑，故筆者就以臺灣日日新報社之石原幸作為調查對象，就所能掌握的文獻，試圖描述石原氏的生平。

石原西涯，本名幸作，西涯為其號。又號西涯漁史、西涯逸人、鼓溪漁人，晚年自稱三癖老人，其室名曰：「聽鶯山房」、「百硯千章齋」。石原氏為靜岡縣士族石原忠久二男，生於明治五年（1872）四月十日。妻石原すみ，係東京府猪木末吉三女，生於明治九年（1876）。從石原幸作晚年自號「三癖老人」這點來看，可以知道石原氏生平的三大嗜好，據其自刻「三癖老人」一印，側款曰：「**吾有三癖，硯一也、印二也、書畫三也，壬申（1932）以後號三癖老人，唯癖也非敢問世，聊以自娛耳。**」這三癖也直接反應在石原氏的藏書上，就以石原文庫來看，其典藏以篆刻印譜為最大宗，其次是硯譜、硯說、畫譜及金石碑帖等。昭和十三年（1938）三月十二日，石原幸作因腦溢血，卒於臺北寓所，享年六十有七。（註4）

根據「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日日新報》及其他散見之資料整理成石原幸作簡易年表如表1。

石原幸作曾於明治三十年（1897）隨衛生局長後藤新平出差鹿兒島，從這裡可以看出石原幸作與後藤新平有很深的淵源，日治時期的臺北第二師範學校教諭張耀堂曾說：「石原幸作為後藤新平最有力的部下。」（註5）後藤新平曾於明治三十一年（1898）至明治三十九年（1906）期間，擔任臺灣總督府之民政長官，石原幸作很可能就是因為後藤新平的關係而來到臺灣。

從昭和十三年（1938）三月十三

國家圖書館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1　石原幸作簡易年表

日本紀年	西元年	年齡	事蹟
明治五年	1872	1	四月十日，生於東京市。
明治十七年	1884	13	修讀德國語文課程。
明治廿三年	1890	19	獨逸學協會學校法律學暨經濟學專修科入學。（獨逸學協會學校即今日之獨協大學，日文之「獨逸」二字，即中文之「德國」。）
明治廿六年	1893	22	七月，自獨逸學協會學校法律學暨經濟學專修科畢業。
明治廿七年	1894	23	三月，任福井縣稅務人員，並於十一月暫停職務。十二月，服一年志願兵役。
明治廿八年	1895	24	十二月，志願兵役退伍。
明治廿九年	1896	25	一月，福井縣稅務人員依願免職。三月，任內務省衛生局勤務。
明治卅年	1897	26	三月，軍職升為陸軍步兵少尉。八月，以內務省衛生局勤務身分出差愛知縣、靜岡縣。十二月，隨衛生局長後藤新平出差鹿兒島。
明治卅一年	1898	27	十一月，任臨時檢疫書記，並出差至大阪府、京都府兵庫縣。
明治卅二年	1899	28	渡臺，任臺灣總督府囑託。
明治卅三年	1900	29	三月，依願免官；任德國德勒斯登市電機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東京職員，於六月辭職。九月，為臺灣總督府製藥所囑託。
明治卅四年	1901	30	任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書記。
明治卅五年	1902	31	七月，依願免官。八月，任廈門三五公司社員。
明治卅六年	1903	32	二月，辭廈門三五公司歸國；解除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事務囑託一職。
明治卅七年	1904	33	二月，任近衛後備步兵第一聯隊小隊長，參與日俄戰爭。十二月，因罹患胃腸之病而歸還東京。
明治卅八年	1905	34	一月，任陸軍步兵中尉。
明治卅九年	1906	35	四月，因參與日俄戰爭，而以「健戰奮鬥」聞名，受金鵄勳章，功五級，年金三百圓。八月，任臺灣日日新報社營業部部長。
明治四十一年	1908	37	三月，任臺灣日日新報社支配人。（支配人即負責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1　石原幸作簡易年表（續）

日本紀年	西元年	年齡	事蹟
大正七年	1918	47	始習鐵筆。
大正八年	1919	48	五月，入日本長思印會。
大正十一年	1922	51	任臺灣日日新報社取締役兼支配人。（取締役即董事）
大正十二年	1923	52	五月，臺灣總督府歐美經濟調查事務囑託。五月，在鄉軍人臺北聯合分會副會長任期屆滿。入婆娑洋印會。
昭和七年	1932	61	四月，任臺灣日日新報常任監查役。十二月，與臺北趣味家共組趣味同人會。
昭和八年	1933	62	出版自刻印譜《聽鶯山房印存：歸去來辭》。
昭和九年	1934	63	自五月六日起，迄翌年三月廿八日止，於《臺灣日日新報》夕刊連載「篆刻前赤壁賦」，印凡九十二。
昭和十年	1935	64	自五月五日起，迄仝年十二月廿一日止，於《臺灣日日新報》夕刊連載「篆刻後赤壁賦」，印凡七十五。
昭和十一年	1936	65	出版自刻印譜《聽鶯山房二集：前後赤壁賦》。
昭和十三年	1938	67	三月十二日，因腦溢血卒於臺北寓所。
昭和十四年	1939		4 月 22、23 日兩天，其生前收藏品由趣味同人會所拍賣，拍賣之藏品約二百餘件。

日《臺灣日日新報》夕刊所刊之〈石原本社重役今曉自邸で逝去〉一文中，可以知道石原氏於明治三十二年（1899）渡臺，時為臺灣總督府囑託，然而當時石原氏究竟受總督府所囑的工作為何，由於報紙年代久遠，紙上油墨漫漶不清以至於無法判讀，但可以知道的是，這可能是石原幸作首次站上臺灣的土地，並開啟了往後長達三十餘年的在臺事業。

參、石原文庫所藏之印譜簡目及概述

本小節名為「石原文庫所藏之印譜簡目及概述」，主要目的在於呈現石原文庫於印譜方面的收藏情形，列出簡明書目並概述之。為使本簡明書目更具功效，則有必要進行分類。論及印譜的分類方式，目前公認最有效、最客觀的分類方法，係將其分為璽印及篆刻兩大類，然而，石原文庫所典藏之印譜具有其特殊性，其除了一般公開出版發行之印譜的收藏外，亦有許多印人之間的作品或收藏品相互交流所鈐蓋而成的印譜，致使璽印、篆刻相雜一帙，則此分類方法不適用於石原文庫所典藏之印譜。又筆

者本欲以印譜國別分為中國印譜及日本印譜兩類，並將石原幸作之個人專譜別為一類，總計三類，但在分類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大約可歸納為以下三項：一為中、日兩國印人之篆刻作品相雜於一冊者；一為不著篆刻者名氏，且譜中無序跋以致於無法判別印譜國別者；一為日人所出版之中國印人或韓國印人之篆刻集者。因此以國別作為分類依據，似乎有失妥當。既然上述兩種分類方法均不適用於石原文庫所典藏之印譜，則筆者嘗試以一個篆刻實際操作者的角度，將該批印譜分為以下三類：一為石原幸作之藏印譜（包含石原氏所收藏之中國集古印譜、中國明清以降諸家印譜、日本集古印譜及日本名家印譜，這些印譜是石原氏學印的重要參考資料）、一為印友專譜及結社之集刻印譜（即石原氏之印友個人印譜及當時具篆刻屬性的社團之集刻印譜）、一為石原幸作之個人專譜（即石原氏所出版或未出版之個人印譜），雖然這種分類方式難免流於筆者個人的主觀想法，但這是目前筆者認為比較能夠忠實呈現石原文庫原貌的分類方式。以下即依此三類，羅列簡明書目，書目之編排係參考《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先書名、次卷數、次篆刻者或編者、次版本、次冊數。」（註6）並以成書時代為次，成書時代不詳者置於最末；其餘著錄項有不詳者，一概闕如。凡八十九部、八十六種、四百二十九冊。

一、石原幸作之藏印譜

蘇氏印略不分卷　明蘇宣篆刻　明萬曆四十七年（1617）刊本　存三冊

漢銅印原存十卷　清汪啟淑輯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古歙汪氏鈐拓本十冊　存卷二～五、七、十一～十五

秋水園印譜續集存一卷　清陳鍊篆刻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同安陳氏鈐拓本　一冊　存卷上

存幾希齋印存三卷　清陳克恕篆刻　清乾隆四十年（1775）海寧陳氏鈐拓本　六冊

雲留小住不分卷　清徐學幹篆刻　清道光三年（1823）山陰徐氏鈐拓本　四冊

石齋集古印譜存八卷附錄一卷　日人田和英篆刻　日本文政十年（1827）景印本　存九冊

是譜名為集古印譜，然內容實為田和英所刻之古人名章。分唐、宋、元、明四部，唐部、宋部各存「天」、「地」二冊，元有「人」一冊，明有「天」、「地」、「人」三冊，而函套上書「共十冊」，疑唐之部原有天、地、人三冊，今僅見天、地二冊，未見人冊。

華黍齋集印二卷　清張學宗輯　清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光三十年（1850）彭城張氏鈐拓本　二冊

小石山房印譜四卷附歸去來辭一卷集名刻一卷　清顧星卿輯　清同治八年（1869）海禺顧氏鈐拓本　六冊
據韓天衡《中國篆刻大辭典》，《小石山房印譜》成書於道光十一年（1831），為顧氏兄弟（湘、浩）同輯。顧湘長子顧星卿於同治八年（1869），網羅散失印章，有重輯本。重輯本存印較少，然書中板式依舊，但增入趙金燦序文一篇。石原文庫藏本有同治八年趙序一篇，可知為顧星卿重輯本。（註7）

劍秋印書古今甲子二卷　清董威篆刻　清同治十年（1871）毗陵董氏鈐拓本二冊

遊戲三昧不分卷　清釋竹禪篆刻　清光緒元年（1875）西蜀衲衣人竹禪鈐拓本　存一、三冊
是譜凡四冊，前三冊分別為〈朱子家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及〈文昌帝君陰騭文〉之全文篆刻，四冊錄福壽圖章。石原文庫存〈朱子家訓〉及〈文昌帝君陰騭文〉二冊。

晚悔堂印識六卷　日人濱村藏六四世篆刻　日本明治十年（1877）鈐拓本六冊

山紫水明處印譜不分卷　不著編者名氏　日本明治十一年（1878）景印本一冊
是譜所錄多為近代中、日印人作品，為日人賴山陽生前之收藏。

水月齋印譜三卷　日人大谷光勝輯　日本明治十一年（1878）鈐拓本　三冊
是譜為水月齋主人收藏之明清諸家印作裒集所成。

對鷗莊印賞二卷　日人中井兼之輯　日本明治十一年（1878）鈐拓本　二冊

香遠印草不分卷　日人益田厚篆刻　日本明治十七年（1884）鈐拓本　二冊

十六金符齋印存不分卷　清吳大澂輯　清光緒十四年（1888）江蘇吳縣吳氏鈐拓本　存四冊
是譜有光緒十一年（1885）十冊本、光緒十四年（1888）二十六冊本及宣統元年（1909）三十冊本，據季崇建《中國古代印譜八百年集成》，二十六冊本有吳氏詩題：「蓄印十六年，積累至二千。古璽得至寶。文字秦燔先。漢魏官私印，金玉背精堅。同鈕各從類，年代不細編。」文庫藏本有此詩題，斷定為二十六冊本，存四冊。

小雲山人印存不分卷　清宛少雲篆刻　清光緒十四年（1888）宛氏鈐拓本　存上冊
據首葉有隸書墨跡「小雲山人印存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冊」八字，推斷至少還有下冊。

董巴王胡會刻印集四卷　清巴慰祖篆刻；清吳隱輯　清光緒十四年（1888）紹興吳氏鈐拓本　四冊
董、巴、王、胡分別是指董洵、巴予籍、王聲及胡唐，然印風實出自巴氏一人之手。據韓天衡《中國篆刻大辭典》，吳隱係根據嘉慶元年（1796）之《巴蓮舫先生摹漢印譜》，取巴氏自刻印及為董洵、王聲、胡唐所刻印，編成此譜。譜中無紀年，然函套題箋屬年為「戊子」，戊子為光緒十四年（1888）。（註8）

古高士傳印譜不分卷　清趙穆篆刻　清光緒二十年（1894）武進趙氏鈐拓本　四冊

珠聯璧合百將百美印譜不分卷　清趙穆篆刻　清光緒二十年（1894）武進趙氏鈐拓本　八冊
傳言道：「趙穆之《古高士傳印譜》亦名《珠聯璧合百將百美印譜》。」今核對石原文庫藏本，確定兩部印譜實非一帙。

雕蟲窟印藪初集二卷　日人濱村藏六四世篆刻　日本明治三十二年（1899）好文堂鈐拓本　二冊

觀自得齋秦漢官私銅印集不分卷　清徐士愷輯　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以前石埭徐氏鈐拓本　二冊

逸園印譜不分卷　清楊蕉孫篆刻　清光緒三十年（1904）楊氏鈐拓本　二冊

八體配文篆刻寶典不分卷　日人石原宗平編　日本明治四十一年（1908）甲斐物產商會篆刻部景印本　一冊

乘槎印譜不分卷　韓人金台錫篆刻　日本明治四十一年（1908）景印本　一冊
是譜乃輯金氏於明治四十一年（1908）奉命至東瀛考察美術時所刻印章而成。金氏於同一年亦有《清游印譜》，乃集其奉命至清廷考察美術時，為時人所刻之印章而成。

遯盦集古印存初集四卷　清吳隱輯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杭州西泠印社鈐拓本　四冊

楊嘯邨印集不分卷　清楊大受篆刻　清宣統元年（1909）杭州西泠印社鈐拓本　二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亦典藏此譜，為楊守敬觀海堂舊藏。

遯盦秦漢印選不分卷　清吳隱輯　清宣統元年（1909）杭州西泠印社鈐拓本　六冊

蘇氏印略河本版不分卷　日人高芙蓉摹刻　日本明治四十二年（1909）東京光風樓書房鈐拓本　四冊
據此譜四宮憲章序：「《蘇氏印略》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本係蒹葭堂所藏，芙蓉先生摹刻焉。」可知此譜乃高芙蓉據明人蘇宣《蘇氏印略》摹刻而成。全書除了首冊日人四宮憲章序文一篇之外，其餘如：版式、排版、原書序文、印蛻及書籍裝幀等，皆與蘇宣之《蘇氏印略》無異。

鄧石如印存不分卷　上海有正書局編　清宣統三年（1911）上海有正書局景印本　一冊

石頭記評詞印不分卷　清趙穆篆刻　清鈐拓本　二冊
封面無題箋，有鉛筆所書「趙仲穆刻卷」五字，見譜中印蛻為趙氏印風無疑。譜中另鈐有雜章者，印不佳，應為後人所增，據冊末有墨跡小楷「吳興丁芮佑刻」六字，蓋所錄之雜章者為丁氏所刻，然不知丁氏為何許人也。

芙蓉山房私印譜不分卷　日人高芙蓉篆刻暨藏印　日本大正二年（1913）景印本　一冊
是譜除高芙蓉篆刻外，亦包括家藏古銅印。

玉蘭仙館印譜不分卷　清董熊篆刻　民國周慶雲輯　民國三年（1914）吳興周氏景印本　二冊

史記列傳姓氏印譜八卷　民國馬加齡篆刻　民國四年（1915）鈐拓本　八冊

弢圭散人印存不分卷　民國歐陽楨篆刻　民國四年（1915）歐陽氏鈐拓本一冊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亦典藏此譜。

現代作家印存不分卷　日人石原幸作輯　日本大正十五年（1916）石原氏剪貼本　一冊
是譜為石原氏剪貼大正年間（1912～1916）《書道雜誌》所刊載的印拓，並將之定名為《現代作家印存》。

百壽印譜不分卷　清查元鼎篆刻　日本大正九年（1920）鈐拓本　一冊

香草印譜續集二卷　日人中村蘭臺初世篆刻；日人中村蘭臺二世輯　日本大正十年（1921）鈐拓本　二冊

梅軒遺篆二卷　日人岡村梅軒篆刻；日人岡村恒男輯　日本大正十年（1921）鈐拓本　二冊

歷朝史印十卷　清黃楚橋篆刻　民國十一年（1922）景印本　六冊

夢坡室金玉印痕甲子編不分卷　民國周慶雲輯　民國十三年（1924）吳興周氏鈐拓本　存一冊
封面有石原幸作手書朱墨「全十本」三字，今僅見一冊。

佐藤一齋生印譜一卷　日人佐藤一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篆刻　日本大正十四年（1925）景印本　一冊

近代名賢印選不分卷　民國錢深山、秦伯未同輯　民國十四年（1925）四明錢氏景印本　四冊

香雲印譜不分卷　日人香雲松木篆刻　日本大正十四年（1925）鈐拓本　二冊

寒月齋主人印存不分卷　民國張兆鼐篆刻　民國十八年（1929）蘇州張氏鈐拓本　二冊

西涯集印不分卷　日人石原幸作輯　昭和七年（1932）石原氏鈐拓本　一冊
此冊所錄之印蛻，包含中、日名家印作，如吳昌碩、徐三庚、澤谷星橋等。

缶翁印譜臨不分卷　日人石原幸作鈔　日本昭和八年（1933）石原氏鈔本　存一冊
此譜為石原氏隨手臨寫吳昌碩《缶廬印譜》印蛻，並裒集成冊，可視為石原氏學印過程的重要資料。封面有石原先生自題「一至六集凡十六本」，今僅見一冊。此冊雖為石原氏手臨，然其性質類似鈔本，故筆者將其視為石原氏手鈔後收藏之本，置於此類。

拾逸印集四卷　趣味同人會輯　昭和九年（1934）趣味同人會鈐拓本　四冊
此譜乃輯趣味同人會收藏展之作品而成，多為明清印人，或日本前賢之作品。

與古鄰印譜不分卷　清張明棟篆刻　鈐拓暨石印本　三冊
該譜最早版本為清乾隆十三年（1748）之鈐拓本，而石原文庫所藏之一、二冊為石印本；三冊除前兩葉外，餘皆為鈐拓剪貼上冊，蓋非最初之版本。

壽山印存不分卷　民國穆雲谷篆刻　民國初年天津穆氏鈐拓本　一冊

少峰印略不分卷　不著刻者名氏　鈐拓本　二冊
此譜應為作者自輯成冊，然不知少峰為何許人。據清人葉舟《廣印人傳》，字號為少峰者有馮有光及項金宣。馮有光，字星仲，號少峰，少眉（馮承輝）弟，工畫梅，喜治印；項金宣，字少峰，友華（項炳森）子，擩染家學，刻能篆刻，兼通畫，學作仕女，有費子苕遺意。

少盦集印不分卷　不著編者名氏　鈐拓本　二冊
是譜輯錄清中晚期印人作品，然不知少盦為何許人也。

石隱印玩不分卷　不著編者名氏　鈐拓本　一冊

孟雲印賞不分卷　清趙時棡篆刻　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初年鈐拓本　一冊

寶鷹齋印存不分卷　清趙時棡篆刻　民國初年鈐拓本　一冊
以上《孟雲印賞》及《寶鷹齋印存》書籍裝幀形式相同，蓋同時間所為。孟雲者，林漢如也，此二譜應為趙氏鈐贈予林氏者。

秦漢三十種印證不分卷　不著編者名氏　鈐拓本　一冊

趙增恪藏印不分卷　日人石原幸作輯　日本鈐拓本　一冊
是譜以西涯漁史印箋鈐拓，蓋為石原氏手拓之本。

磊齋古銅印譜不分卷　民國林熊光輯　板橋林氏鈐拓本　三十一冊
此譜所錄印蛻，為板橋林熊光所藏之古銅印，凡錄印一千三百餘方，可見林氏古印收藏之富。

一刀萬象二卷　日人池榮春篆刻　日本鈐拓本　二冊

古今印賞二卷　日人服部耕石輯　日本古今印會鈐拓本　二冊

聚好印林不分卷　日本汲古印會輯　日本汲古印會鈐拓本　二冊

本間家印譜不分卷　日人石原幸作輯　日本石原氏鈐拓本　二冊

趣味同人會出品小印不分卷　日人石原幸作輯　日本石原氏鈐拓本　一冊
此譜所錄之印蛻，乃趣味同人會會員之收藏，多為明清印人，或日本前賢之作品，其中不乏名家，亦有贋作混雜其中。有趙之謙、吳昌碩、沈鳳、徐三庚、文三橋、胡震、趙叔孺、童大年、齊白石、西泠八家等人之作。

藏書印譜不分卷　日人三村清三郎、橫尾勇之助同輯　日本集古會誌景印本　一冊

讀古邨莊藏印譜不分卷　日人石原幸作輯　日本石原氏鈐拓本　一冊
此譜所錄印蛻，為尾崎秀真之收藏印，石原幸作裒集成帙，內蓄三橋、鈍丁、曼生等明清篆刻家印拓，間有贋品相雜其中。

聽鶯山房藏印不分卷　日人石原幸作輯　日本石原氏鈐拓本　二冊

二、印友專譜及印友結社之集刻印譜

蘭亭印興不分卷　日人銅牛樋口輯　大正三年（1914）長思印會鈐拓本　一冊

雕蟲　日本長思印會輯會員自藏印暨自刻印鈐拓本　一百五十七冊　石原文庫存藏有 61、63、69～77、80～86、88～160、171～236集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雕蟲》為長思印會每月二十日所發行會月刊，所錄印蛻為會員之自刻印，間有連載篆刻論文。石原文庫典藏之《雕蟲》最早為大正四年（1915）八月之第六十一集。

讀古邨莊收藏印譜一卷　日人尾崎秀真輯　大正九年（1920）尾崎氏鈐拓本　三冊

譜中本無紀年，據二冊有石原氏題記屬年為大正庚申，大正庚申為大正九年（1920）。

赤壁印興四卷　長思印會輯　大正十一年（1922）長思印會鈐拓本　四冊

婆娑小景　婆娑洋印會輯　大正十二年（1923）～昭和二年（1927）婆娑洋印會鈐拓本　五冊

是譜為婆娑洋印會不定期發行之會刊，首集刊行於大正十二年（1923）三月十五日；二、三集無刊行日期；四集刊行於昭和二年（1927）一月二十日；五集刊行於昭和二年（1927）八月二十日。其會員均為當時的日本在臺印人，譜中所錄印蛻有會員自刻印及收藏印。

道德經印譜不分卷　日人鹽谷彌壽次篆刻　日本大正十四年（1925）石原氏鈐拓本　十冊

是譜以《道德經》全文為題，摘錄章句內容長短不等而刻之，印凡五百五十一方，以石原幸作之「西涯漁史印篋」鈐拓而成，除印蛻外，全譜無任何文字記錄，如：紀年、篆刻者及譜名等。其雖以石原氏之印篋鈐拓而成，然以下三個疑點使筆者認為此譜所錄印蛻非出於石原幸作之手。1.此譜雖以石原氏印篋鈐拓而成，然印風不似石原氏所有；2.書中鈐有石原氏之藏書章－「西涯／臧書」朱文長方章，若此譜為石原氏所刻，而於自刻印譜上鈐蓋藏書章，似乎有不大合理之處；3.石原氏習慣於自刻印譜上，鈐印「但看華／開落不／聞人是非」白文方章或「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白文方章，而這兩方印皆未見於此譜。綜上所述，筆者推斷此譜非石原氏所刊。後來根據國家圖書館典藏有大正十四年（1925）之《道德經印譜》不分卷三冊，其版式及裝幀雖與石原文庫典藏之版本都不相同，然經過兩相比對後，確定鈐蓋之印蛻與石原文庫所藏之版本相同無誤。且國圖藏本扉葉有手書墨跡「壽石刻」三字，斷定刻者為鹽谷彌壽次，則石原文庫所典藏之《道德經印譜》不分卷十冊本，蓋為石原氏借鹽谷氏作品鈐拓而成。鹽谷彌壽次，號壽石。

教育勅語印譜不分卷　日人高澤壽篆刻　日本昭和五年（1930）鈐拓本　一冊

小品拓本印譜不分卷　寸珍會輯　日本鈐拓本　一冊

前半冊為原拓印譜，後半冊為硯銘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片，應為印人間隨手拓存之冊。每頁有鉛筆註明作者簡稱，或為刻者或為藏者，有「去、尾、育、西、齋、小」六人，筆者疑「尾」者為尾崎秀真；「西」者為西樵仙；「齋」者為齋藤透；「小」者為小松吉久，餘不知為何人。

印譜不分卷　日人尾崎秀真輯　日本尾崎氏鈐拓本　一冊
是冊為尾崎秀真手拓自刻印贈與石原幸作之印譜，所錄之印蛻亦有尾崎氏之收藏。

印譜不分卷　不著刻者名氏　鈐拓本　一冊
此譜所錄印蛻，疑為石原幸作之印友所刻。

朴翁印譜不分卷　不著刻者名氏　日本石原氏鈐拓本　一冊
是譜以石原幸作之「西涯漁史印箋」鈐拓而成，朴翁不知何許人也。見譜中印風，疑為與石原氏同時代之人所刻，蓋石原氏之印友。

星橋印存不分卷　日人澤谷僊篆刻　日本鈐拓本　一冊

三、石原幸作之個人專譜

印存鼓溪漁人不分卷　日人石原幸作篆刻　日本大正八年（1919）石原氏鈐拓本　二冊

陋室銘印譜不分卷　日人石原幸作篆刻　日本昭和八年（1933）石原氏鈐拓本　一冊
此譜所錄印蛻為紫檀木子母印組，凡四方，最小一方刻兩面，其餘三方刻四面，共計十四方印章，係石原幸作為河村青陵所鐫之陋室銘套印。河村徹，青陵其號，為臺灣日日新報社第五任社長。

聽鶯山房印存不分卷　日人石原幸作篆刻　日本昭和八年（1933）石原氏鈐拓本　五冊
此譜所錄印蛻，為石原先生昭和辛未（1931）至癸酉（1933）間之印作，多為自用印。

聽鶯山房印存二集前赤壁賦不分卷
日人石原幸作篆刻　日本昭和十年（1935）石原氏鈐拓本　一冊

聽鶯山房印存二集後赤壁賦不分卷
日人石原幸作篆刻　日本昭和十年（1935）石原氏鈐拓本　一冊

聽鶯山房印存二集前後赤壁賦不分卷
日人石原幸作篆刻　日本昭和十年（1935）石原氏鈐拓本　四冊

聽鶯山房印存不分卷　日人石原幸作篆刻　日本昭和十一年（1936）石原氏鈐拓本　九冊
此集為石原幸作於昭和辛未六年（1931）至昭和丙子十一年（19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間之作品。印風受清末流派印章浸染頗深，亦保有日本傳統印風，猶以住址印最具特色。其間友人屬刻之作品甚夥，可知其篆名已為眾人知曉，此距石原先生始學篆已十三年。

聽鶯山房印存二集前後赤壁賦不分卷
日人石原幸作篆刻　日本昭和十一年（1936）石原氏鈐拓本　四冊
前列《聽鶯山房印存二集：前赤壁賦》不分卷一冊、《聽鶯山房印存二集：後赤壁賦》不分卷一冊及《聽鶯山房印存二集：前後赤壁賦》不分卷四冊，所錄印蛻皆與此譜相同。蓋昭和十一年（1936）之本，為石原氏所公開發行之印譜，而前列諸譜為石原氏自拓存藏之本。是譜乃輯《臺灣日日新報》所刊載之「篆刻赤壁賦」而成，然譜中所錄印蛻有不同於《臺灣日日新報》所刊者，共計八方，應為石原氏日後重治之印。

又二部

肆、石原文庫所藏印譜之價值

本小節的目的是希望闡明石原文庫的印譜價值，雖然只是針對文庫中的印譜進行討論，然而，石原文庫最主要的特色即在於大量的印譜收藏，因此如實地介紹這些印譜的內容及特色，同樣可以彰顯石原文庫的價值。今略述如下：

一、可作為研究石原幸作篆刻成就的材料

石原幸作為日治時期臺灣地區最大報－臺灣日日新報社的支配人兼取締役，同時也是當時著名的書法、篆刻家，其曾出版問世的印譜有昭和八年（1933）的《聽鶯山房印存初集：歸去來辭》及昭和十一年（1936）的《聽鶯山房印存二集：前後赤壁賦》，此二譜刊行時皆曾名動藝壇。石原文庫除存藏有《聽鶯山房印存二集：前後赤壁賦》三部外，另有石原氏於昭和十年（1935），自行手拓存藏之本兩部，共計五部。至於《聽鶯山房印存初集：歸去來辭》，雖未見於石原文庫，然而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組有典藏一部，可補石原文庫不足。

石原文庫除上述《聽鶯山房印存二集：前後赤壁賦》之外，另典藏有大正八年（1919）之《印存：鼓溪漁人》、昭和八年（1933）之《陋室銘印譜：木材子母印》、昭和八年（1933）之《聽鶯山房印存》不分卷五冊及昭和十一年（1936）之《聽鶯山房印存》不分卷九冊。其中除了《陋室銘印譜：木材子母印》係石原氏為當時臺灣日日新報社社長河村徹所刻之套印印譜外，其餘皆石原氏平日治印的隨手所拓之本。這些隨手所拓之本，不同於一般為了特定目的而創作的印譜，它們往往最能夠展現作

品最真實的面貌，是篆刻家最佳的心情寫照。另外，文庫中有《缶翁印譜臨》一冊，為石原幸作臨寫吳昌碩之印稿後集結成冊，從這本臨寫的印譜可以知道石原氏學印的方法及歷程，是很難得的資料，其封面有石原氏手書「一至六集凡十六本」，惜今日僅見一冊。

文庫中典藏的石原氏平日所拓的印譜，完整的記錄了其學印過程，從初學之印作到日漸完熟的作品，均收錄其中，可說是相當珍貴，是研究石原幸作篆刻所不可或缺的文獻資料。

二、可作為研究日治時期臺灣地區篆刻活動情形的材料

石原文庫所典藏之印譜，除了近代中、日名家諸譜外，最大的特色在於其有為數不少的日治時期時人專譜及當時印人結社之集印譜，這對於日治時期這段臺灣篆刻史的空窗期而言，無疑是相當難得的文獻材料。

文庫所藏日治時期印人專譜，除石原幸作的個人印譜外，另有日人鹽谷彌壽次《道德經印譜》、澤谷僊《星橋印存》及高澤壽《教育勅語印譜》，此三人均以篆刻見長，亦工書畫，為日治時期知名的篆刻家。鹽谷彌壽次，其號壽石，印從浙派入手，乃學吳昌碩，為足達疇邨弟子，足達氏為當時日本「長思印會」領袖，曾於昭和二年（1927）年底短暫來臺訪問（註9）；澤谷僊，原名僊太郎，其號星橋，為當時臺南地方法院檢察局通譯（註10），書印皆師學吳昌碩，根據梁乃予先生《意古樓印課》書中記載光復初年臺籍印人戴壽堪先生所言，澤谷氏為當時臺南水竹印社之主要人物（註11）；高澤壽，其號南山，為當時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技師，其所刻之《教育勅語印譜》，乃是為了紀念日本明治二十三年，日本天皇所頒佈的〈教育勅語〉屆滿四十週年而刻。

文庫中《讀古邨莊收藏印譜》三冊，讀古邨莊為日人尾崎秀真之齋名，是譜雖名為《讀古邨莊收藏印譜》，然而，僅首冊所錄印蛻為尾崎秀真之收藏印及自刻印，係尾崎氏手拓成冊贈與石原氏，而二、三冊所錄印蛻則為石原幸作之作品，由此譜可以見證當時印人之間的交流活動。尾崎秀真，其號古邨，又號白水，曾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主筆、臺灣總督府囑託等職，為日治時期著名之書畫篆刻家，其漢詩尤為一絕。

在印人結社集印譜方面，石原文庫典藏有《印譜：趣味同人會出品小印》、《拾逸印集》、《婆娑小景》、《赤壁印興》、《蘭亭印興》及《雕蟲》等。《印譜：趣味同人會出品小印》及《拾逸印集》為「趣味同人會」輯會員藏印而成；《婆娑小景》乃是輯「婆娑洋印會」會員之收藏暨自刻印而成；《蘭亭印興》、《赤壁印興》及《雕蟲》為「長思印會」會員之集刻印譜。

臺灣文獻學術期刊資料庫

趣味同人會乃是集結了志趣相投的同好，於每月固定時間舉行月會，並展出自己的作品及藏品，每月月會均有不同的主題，不受限於篆刻；婆娑洋印會則是一篆刻社團，每隔一段時間即出版會員的篆刻作品及收藏，名為《婆娑小景》。趣味同人會與婆沙洋印會的成員，均為當時的在臺日人所組成。長思印會為當時日本規模最大的篆刻社團，其成員遍布日本各地，地區亦有分會，筆者即懷疑當時臺南的水竹印社為長思印會的在臺分會。（註12）長思印會每月會集會員篆刻印蛻成冊，並於二十日對內發行，為其會刊，名為《雕蟲》，其又經常命定一主題，作為會員集刻的依據，如：《蘭亭印興》為大正二年（1913），銅牛樋口屬長思印會諸名手所鐫之套印，分右軍〈蘭亭集序〉為長短句刻之，是年癸丑，歷蘭亭脩禊之事凡有千五百六十年矣；而《赤壁印興》為大正十一年（1922）所集刻，是年時逢壬戌，距東坡遊赤壁八百四十年矣，印會便以〈前後赤壁賦〉為題，分二賦文字集刻之。

通常藝文社團所出版的社員作品集或藏品專輯，在冊中大多有社員名錄及通訊錄，上述的幾個社團也不例外，從他們的出版品中，可以得知趣味同人會約有50名會員；婆娑洋印會約有30名會員；長思印會的在臺會員大約有50名，然其中多有重複。而石原幸作皆見於上述三個社團的名錄，同為這三個社團的會員。上述社團所出版的收藏暨集刻印譜，記錄了日治時期臺灣地區的篆刻活動情形，這些印譜存世者甚少，或多亡佚，而石原文庫所存藏者書況良好，提供了研究日治時期臺灣地區篆刻活動情形的珍貴材料。

三、可作為研究篆刻文獻學的材料

石原文庫所典藏之近代中、日印譜，富含了許多少見之版本，可作為考證印譜版本的依據，是研究篆刻文獻學的材料，以下筆者茲舉數例說明：

文庫中藏有《孟雲印賞》及《寶鷹齋印存》，乃清人趙時棡手拓自用印贈予林漢如之印譜，後為石原幸作所收藏。趙時棡為清末民初知名的書畫篆刻家，其所作小鉢及圓朱文印，均以秀挺見長，別樹一幟，《孟雲印賞》及《寶鷹齋印存》為其手拓之本，世間當此一部而別無他本，對於篆刻文獻學而言，尤其珍貴。

文庫中另有《董巴王胡會刻印集》一部，是譜函套有題箋屬年「戊子」，戊子為光緒十四年（1888），然韓天衡《中國篆刻大辭典》言此譜成書於1917年，與石原文庫典藏有異，則文庫之典藏可考《董巴王胡會刻印集》之版本。又《磊齋古銅印譜》三十一冊，收錄了大量的古銅印鉢，磊齋乃板橋林熊光之齋號，其所收古銅印鉢十有七八來自上虞羅振玉之舊藏（註13），數量達數千枚之

多，記錄了大批古銅印鈐的輾轉流傳經過。

《蘇氏印略》河本版是石原文庫典藏中，很特別的一部印譜，此譜乃日人高芙蓉摹刻明人蘇宣之《蘇氏印略》，是譜之印蛻、版式、書籍裝幀，均與蘇宣《蘇氏印略》如出一轍，高芙蓉素有「日本印聖」之稱號，其摹刻此譜堪稱精妙，若非譜前有日人四宮憲章序文一篇，盡述原委，則容易誤認此譜為蘇氏原鈐之本。《蘇氏印略》河本版，是華人地區少見之版本，石原文庫所藏可提供研究《印略》者一重要之參考文獻。

文庫中另有日人鹽谷彌壽次篆刻之《道德經印譜》十冊，是譜以《道德經》全文為題，摘錄章句內容長短不等，印凡五百五十一方，以「西涯漁史印箋」鈐拓而成，應為石原幸作借鹽谷彌壽次作品鈐拓存藏之本。國家圖書館亦典藏有鹽谷氏之《道德經印譜》，然國家圖書館為三冊本，內容並不完整，非為全帙，則石原文庫所藏可補國圖三冊本之不足。鹽谷彌壽次為日治時期的在臺印人，板橋林熊光之《磊齋古銅印譜》即是經過鹽谷氏之手拓印而成。

以上筆者僅列舉數例，試圖解釋石原文庫典藏之印譜於篆刻文獻學上的價值。

四、可彌補日治時期臺灣篆刻史料的不足

日治時期因當時的領臺者對於藝文活動極為重視，各項藝術皆獲得長足的發展，篆刻也不例外。對於當時的藝術發展及藝文活動情形，今日臺灣藝術史一類書籍多有討論，然而，相較於其他各種藝術汗牛充棟的景象而言，篆刻的討論卻明顯不足。且不論臺灣藝術史一類書籍對於日治時期之篆刻發展情形的敘述極少，就以一般專門討論臺灣篆刻的專書來說，在日治時期間也是著墨甚少。現有的前人著作中，論及日治時期臺灣篆刻發展情形者，稍具篇幅的有王北岳先生《四十年來台灣地區美術發展研究之四－篆刻研究研究報告展覽專輯彙編》（註 14）及梁乃予先生《意古樓印課》兩著作爾（註 15），雖說是稍具篇幅，卻也是寥寥數語帶過日治時期的五十年篆刻史。日治時期臺灣篆刻發展的討論之所以會如此貧乏，追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史料不足所導致。

石原文庫中印譜佔了相當大的一部分，這些印譜大致上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分別為石原幸作所收藏之印譜、印友專譜與結社之集印譜、石原幸作之個人專譜，這些印譜相當程度的反應了日治時期的篆刻活動概況，恰恰彌補了日治時期臺灣篆刻史料的不足。

國家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伍、結語

當今的臺灣美術，無論是書法或繪畫，多少都因為日本殖民的關係而受到日本的影響，形成了今日臺灣美術特有的風格。然而，今日的臺灣篆刻卻多受到民國三十八年以後的渡臺印人所影響，與日本印風無太大的關係，或許是因為這樣的因素，使得當時日人所遺留下來的篆刻文獻不受到重視，而導致現今日治時期篆刻史料的嚴重不足。所幸石原文庫為這段臺灣篆刻史保存了為數頗豐的珍貴史料。雖然石原文庫藏書無法代表當時篆刻發展的全貌，但是這批藏書確實提供了後人得以窺豹一斑的機會，若能配合其他輔助資料（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典藏之日治時期印譜、日治時期的報章雜誌、臺灣總督府檔案等），則石原文庫所典藏的這批印譜將能夠發揮最大的功效。比較可惜的是，就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來看，日治時期的篆刻發展似乎都是以日人為中心，至於臺籍印人方面的活動記錄則幾乎未見。但無論如何，石原文庫所典藏的印譜確確實實證明了日治時期的臺灣篆刻發展並非空白的事實，其價值絕對不容小覷。

註釋

註 1：潘美月、夏麗月，「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所藏古籍的整理」，國家圖書館館刊 85 年 2 期（1996 年 12 月），頁 3-28。

註 2：王北岳，四十年臺灣地區美術發展研究之四－篆刻研究之研究報告（臺中：臺灣省立美術館，1995 年），頁 19。

註 3：木付捨三，集古酉會記念華名冊（東京市：集古會，1935 年 9 月），頁 85。

註 4：西涯先生在臺期間，居住於台北市兒玉町四丁目一番地，大約在今日臺北市福州街郵政醫院一帶。其逝世及葬儀之訊息，見於「石原本社重役今曉自邸で逝去」，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38 年 3 月 13 日，第二版；「故石原氏葬儀今夕五時執行曹洞宗別院で」，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8 年 3 月 16 日，第七版；「故石原幸作氏の葬儀きのふ曹洞宗別院で執行」，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8 年 3 月 17 日，第七版。

註 5：張耀堂撰「本島篆刻物語」，臺灣時報 1934 年 7 月號：頁 56。原文為：「嘗つて故後藤新平伯の有力なる部下として。」

註 6：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1983 年）。

註 7：韓天衡編，中國篆刻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年 11 月），頁 474～475。

註 8：同前註，頁 5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註 9：據 1927 年 11 月 7 日及 12 月 16 日，臺灣日日新報夕刊刊有足達疇邨來臺及返日之消息。

註 10：許雪姬，「日治時期台灣的通譯」，在海峽兩岸台灣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2004 年 8 月），頁 450。

註 11：梁乃予，意古樓印課（臺北：臺灣印社，2001 年 11 月），頁 569。

註 12：雕蟲所錄，時有多人合刻一印之印蛻，稱之分字合錂、分字合鐵或分字合作，如：第八十三集有北辰印會席上合錂「隱几亦無心」一印（1917 年 6 月）、第一百五十二集有磊磊印社席上分字合鐵「梅今如此豈無詩」一印（1923 年 3 月）等，北辰印會及磊磊印社分別為札幌及岡山之地區印會。而其中第八十集有臺南水竹印社同人合作「拓開萬古心胷」一印（1917 年 3 月）、第一百零五集有水竹印社例會席上分字合錂「池亭留月」一印（1919 年 4 月）及第一百一十七集有水竹印社席上分字合鐵「陶然共忘機」一印（1920 年 4 月），刻者皆為當時的日本在臺印人，如：田邨星臺、澤谷星橋、尾崎大步等人。水竹印社於前人的著作中均有記載，但資料不多，僅知成員大多活躍於臺南地區，筆者於翻閱雕蟲時，無意間發現有上述情形，故懷疑當時的水竹印社為長思印會的在臺分會，然而，因所掌握的資料不足，僅是存疑而未能證實。

註 13：魏潤庵於《磊齋銊印選存》之序文謂：「磊齋銅印十中七八得自上虞羅振玉氏。」林熊光輯，磊齋銊印選存不分卷十冊，昭和六年（1931）板橋林氏鈐拓本。

註 14：同註 2，頁 19～20。

註 15：同註 11，頁 567～5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